

近代女性居士與華嚴一宗之發展 ——以羅迦陵、何張蓮覺及孫張清揚為例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邵佳德

摘 要

晚清民國以來的哈同夫人羅迦陵、何東夫人張蓮覺、孫立人夫人張清揚分別在上海、香港、台灣等漢傳佛教區域大力護持、弘傳佛法，她們與華嚴僧人的交往為近代華嚴宗的發展提供了經濟資助，間接推動了華嚴思想的研究和在信眾間的普及。同時，華嚴僧人也提出或強調了女性學佛、護法的重要性。民國女性居士與僧人間的良性互動促進了華嚴專宗的傳承和女性學佛的氛圍。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護法的實踐對拓展近代居士佛教研究以及佛教與性別關係研究的範圍來說，均是極有意義的案例。

關鍵字：華嚴、女性、羅迦陵、張蓮覺、張清揚

一、引言

在對近代佛教的復興運動的研究中，女性角色的作用似乎並不被認為十分顯著。比如張聖慧居士在 1930 年代就曾說：「日本佛教事業之進展，在近十五年中，已飛黃騰達，駕凌各宗教之上。對於女子佛學團體之激增，尤足驚人。試一回視吾國女子佛教團之幼稚可憐，真不可同日而語矣。」¹此外，近代雖有一批工商階層的居士積極支持佛教發展，成為所謂「佛教革命後援會」²，但對於紳商居士的研究也多限於男性。³

實際上，比丘尼在近代佛教世界中有很高的參與度，在僧伽教育、組織社團、弘法濟世等活動中均有不俗表現。⁴普通信眾中女性居士的比例也普遍高於男性。在精英階層中，更有一批信佛的婦女，藉助財富或勢力，不僅影響了她們的家庭成員，更影響了整個佛教的發展趨勢。⁵比如蔣介石的母親就是佛教徒，儘管後來蔣因為宋美齡的緣故信仰基督教，但他對於佛教的態度仍然較為友好，這從他與太虛等人的交往中不難看出。⁶又如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是虔誠的佛教徒，他也曾受其母信仰的影響。⁷這種因為家庭婦女的佛教信仰而潛在影響其他成員的例子不勝枚舉。當然，也有的情況是，家庭中作為官員或富商的男性成員並非純粹的佛教信徒，但默許或支持了女性配偶的佛教實踐，由此也成就了推動佛教繁榮的因緣，比如本文要討論的哈同夫人羅迦陵、何東夫人張蓮覺、孫立人夫人張清揚的例子。

這三位女性分別出生於晚清及民國初年，民國時期是其佛教信仰和實踐的活躍期。同時她們非富即貴，擁有經濟實力和社會聲望，故而能夠在當時脫穎而出，分別在上海、香港、台灣等漢傳佛教區域成為推動佛教發展的女性大護法。這幾

¹ 張聖慧，〈十五年來世界佛教之曙光〉，《海潮音》第 16 卷第 1 號，1935 年 1 月 15 日，頁 59。

² 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 294。

³ 例如康豹 (Paul R. Katz) 對於王一亭的研究，見康豹，〈一個著名上海商人與慈善家的宗教生活——王一亭〉，巫仁恕、林美莉、康豹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頁 275-296。楊凱里 (Jan Kiely) 對聶雲台的研究，Jan Kiely, "Shanghai Public Moralism: Nie Qijie and Morality Book Publication Projects in Republican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 36 (2011): 4-22. 又如關於近代上海居士組織的研究：James Brooks Jessup, "The Householder Elite: Buddhist Activism in Shanghai, 1920-1956," Ph.D. disser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0。唐忠毛，〈中國佛教近代轉型的社會之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于凌波的《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誌》中除了提及呂碧城外均是男性居士，參見氏著，〈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⁴ 何建明，〈略論清末民初的中國佛教女眾——兼與鄭永福、呂美頤先生商榷〉，《佛學研究》1997 年，頁 203-209。

⁵ 李玉珍曾考察過戰後台灣佛教女性的表現，認為「官太太」等精英女性的護法、弘法對於創造復興正統僧團與徵信佛教的氛圍十分重要。參見李玉珍，〈台灣戰後崛起的優婆夷典範之群體意涵〉，《玄奘佛學研究》2014 年第 21 期，頁 97-130。

⁶ 侯坤宏，〈太虛法師與蔣介石〉，《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6 年第 5 期，頁 126—132。

⁷ 佛因，〈戴季陶先生之學佛因緣〉，《香海佛化刊》第 1 期，1932，頁 39。

位女性對於佛教發展的影響不一而足，本文則集中討論她們對於近代華嚴一宗佛學承繼的貢獻，從中亦可窺見近代佛教歷史上女性角色與佛教的互動關係。

二、哈同夫人羅迦陵與華嚴大學之創設

羅迦陵生於 1864 年，原名儷蕤，是中法混血，早年身世淒慘，後嫁與上海的英籍猶太裔商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因哈同的經商有道，羅迦陵也一躍成為滬上有名的貴婦。⁸這位哈同夫人因為崇信佛教，因此給自己取號「迦陵」，此名來源於印度佛教中的一種神鳥「迦陵頻伽」，後來她組織編印的大藏經就叫「頻伽藏」。

約從 1903 年開始直至 1909 年，哈同夫婦在上海西摩路、哈同路、長浜路、靜安寺路之間的區域建造了規模龐大的私人花園，取名「愛儷園」，外人又習稱「哈同花園」。⁹

花園興建時，因為哈同夫人信仰佛教的因緣，曾請鎮江金山的宗仰和尚入園主持設計工作。辛亥革命後，月霞法師應上海佛教眾居士之請，到滬主講《大乘起信論》，聽眾甚多，影響很大。當時狄楚青居士在上海辦《佛學叢報》，請月霞參與編輯。月霞允其所請，並經其介紹，到上海哈同花園講經，名聲遠播。羅迦陵見月霞講經很有水平，乃萌發請月霞創辦佛教大學之念。於是就和熱衷於佛學研究的康有為等商議，共同發起建議月霞在哈同花園創辦一所華嚴大學，培養弘揚華嚴的專門人才。這一建議，正好符合月霞弘揚華嚴的意願。

月霞初學天台，後來又是常州天寧寺住持冶開的法嗣，傳禪宗臨濟一系法脈，後見華嚴一宗衰落，乃決心以弘揚華嚴為己任。當時見有人建議他創辦華嚴大學，便慨然應允，當即邀請其法弟應慈法師共同策劃，建設校舍，擬定計劃，進行招生等事宜。當時擬定的簡章共十四則，其中規定：「本校以提倡佛教，研究華嚴，兼學方等經論，自利利他為宗旨。」校址即上海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花園內。學制分為預班一年，正班三年。課程分為讀經、講經、講論、講戒、修觀、作文、習字等七科。學習內容以華嚴教義為主，兼習《普賢行願品》、《維摩經》、四分戒本等。預科還講授《大乘起信論》、《八識規矩頌》等。簡章還規定，學員所有學費、膳宿費、經書和紙墨費及醫藥費等，全由學校供給。學員僧俗兼收，

⁸ 關於愛儷園的歷史及羅迦陵的身世，參見凡鳥，《海上迷宮：哈同花園秘密》，上海：中央書店，1947。張瓊林，《洋場迷宮：上海哈同花園見聞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李恩績，《愛儷園夢影錄》，北京：三聯書店，1984。〈史傳：羅迦陵女士傳〉，《鸞江報》，第 28 期，1903 年，頁 19。〈附錄：羅迦陵女士傳〉，《新民叢報》，1903 年，頁 1397-1398。沈寂，《上海大班：哈同外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⁹ 關於愛儷園的建造時間學界有所爭議，此處從李軍，〈近代上海名園愛儷園考辨——以黃宗仰有關愛儷園的佚文等材料為中心〉，《史林》2014 年第 3 期，頁 1-9。

其中出家人需「住過禪堂，品行端正，無諸嗜好者」；在家人需「具有居士資格者」。所有學員都要「文理通達，能閱經疏」，年齡需在「二十歲以上至三十五歲之間」。當時擬招學員六十人。¹⁰

1914 年九月，華嚴大學正式在哈同花園開學，由月霞親自講授華嚴教義。但是好景不常，辦學僅數月，時值哈同六十壽辰，哈同夫人的親信、愛儷園的「總管」姬覺彌受人唆使，提出要華嚴大學師生向羅迦陵行三跪九叩禮，這遭到大學全體師生的拒絕。當時月霞、應慈和師生們都非常氣憤，表示要解散華嚴大學，有些學員甚至連夜離開了華嚴大學。其時大學面臨夭折的危險。所幸常州天寧寺冶開老和尚聞訊後，不忍此弘法大業受到摧殘，乃邀集滬上熱心辦學、弘揚華嚴的居士，共商對策。此時，留雲寺的應乾法師請全體師生遷去暫住。留雲寺是杭州海潮寺在上海的下院，應乾又請海潮寺住持虛孔和尚到上海，與月霞法師共同商議，最後決定三方合作，月霞法師負責教學，海潮寺提供房舍，經費則由留雲寺獨立負擔。於是華嚴大學就從上海遷往杭州上課，從此月霞法師繼續在新校址海潮寺主講《華嚴經》、《楞伽經》和《大乘起信論》等。



图 1：哈同夫人罗迦陵

有些記載和回憶聲稱當時華嚴大學的學生程度不高，授課內容也多以瑜伽焰口或《禪門日誦》這些最為基本的佛教讀本為主，至於真正的華嚴精義根本難以

¹⁰ 華嚴大學的簡章見〈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叢報》第 10 期，1914 年 3 月 15 日，“紀事”頁 1- 5。

窺得門徑。¹¹而我們從當時大學的規章及課程表來看，至少大學從設計之初是頗有改善僧伽教育之雄心的，在授課內容方面也絕對以華嚴的經典、著述乃至觀行為重點。此外學校還制定了常考、月考、期考、大考的考核及獎懲體系，其制度設計是指向高水平的僧伽教育而非一般的日常儀軌。

華嚴大學的創辦得到了愛儷園主人羅迦陵的認可和支持，最後雖然僧俗之間鬧得不歡而散，但當時的教師和報名入讀的一批僧人如月霞、應慈、持松、慈舟、智光、靄亭、常惺、戒塵、了塵等人均是近代佛教史上的華嚴尊宿。這些從華嚴大學畢業出來的學僧，後來分燈四方，研究教義、弘法傳教，先後辦起了各種華嚴大學和清涼學院、法界學院等，推動了僧人辦學在全國的發展，其影響十分深遠。比如協助月霞辦學的應慈法師，在華嚴大學教學的三年時間裡，受月霞的影響至深，最後他遵守月霞法師「善弘華嚴」的臨終囑咐，畢生以弘揚華嚴為己任，成為三譯華嚴座主。除了協助月霞辦學外，應慈還在常州、上海、無錫等地創立了清涼學院，隨院開講《華嚴懸談》、《華嚴經》等。1949年他又在南京成立華嚴速成師範學院，應慈在院內開講八十卷《華嚴經》全部，真禪法師和明如法師等都是該院的學僧。持松在華嚴大學畢業後，即隨月霞到常熟興福寺，協助在興福寺辦華嚴大學（後改名法界學院）。不久，他又在興福寺設立華嚴預備學校，¹²講授華嚴經論，並撰成《華嚴宗教義始末記》。曾與持松一起在常熟興福寺協辦法界學院的還有慈舟法師，1933年他又到福州法海寺創立法界學院，後遷往北京淨蓮寺續辦。慈舟除了在他所辦的佛學院校講授《華嚴經》外，還先後在杭州、上海、江蘇、安徽、河南等地開講《華嚴經》等，為近代弘揚華嚴宗的重要人物之一。¹³靄亭在華嚴大學畢業後，於1928年在鎮江竹林寺創辦竹林佛學院，專弘華嚴、毗尼，後又於香港九龍及澳門等地創辦佛教義學，開港澳佛教教育之風氣。戒塵、了塵於華嚴大學畢業後，曾和慈舟一起到漢口九蓮寺設立華嚴大學，培植華嚴專門人才。常惺法師曾隨月霞在常熟興福寺法界學院講經，後於1921年至安徽安慶迎江寺興辦佛學院，培植僧才。後來更是主持過閩南、柏林、光孝等佛教學院，成為輔佐太虛大師辦理僧教育的重要人物。太虛曾評價常惺法師「平生的學問雖甚多，確切的說，其得力處，應該是於華嚴宗」。¹⁴其重要著作《賢首概論》，對華嚴教義有所闡述。¹⁵智光於華嚴大學畢業後，曾追隨月霞到各地弘法講經，由小座而代座，使他對華嚴教義有更深一層的了解。1933年接任鎮江焦山定慧寺住

¹¹ 李恩績，《愛儷園夢影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頁47。沈寂，《上海大班：哈同外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頁412-413。

¹² 參見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頁49-51。

¹³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誌》，頁63-65。

¹⁴ 太虛，〈雲南追悼會講詞〉，法空編，《常惺法師集》卷六，2014，頁5-6。

¹⁵ 參見常惺，《賢首概論》，《常惺法師集》卷一，頁1-22。

持，翌年即創設焦山佛學院，成為近代佛教史上僧教育辦理的典範之一。¹⁶智光1949年赴台後初寓十普寺，後創設華嚴蓮社，由其弟子南亭主持。他任華嚴蓮社開山導師，歷講大乘諸經。平日則在蓮社主持華嚴月會，領眾共修。為鼓勵社友子弟升學，智光又發起華嚴供會，集資建立獎學基金，對社友中清貧者或突遭變故者，亦多有救濟。由於他努力弘揚華嚴，因而皈向者達數千人。智光一生辦學、弘揚華嚴不遺餘力，與其在華嚴大學受到月霞法師的影響不無關係。

創辦於民國初年愛儷園中的華嚴大學雖然曇花一現，但卻以學校的名義最早實施了華嚴專宗的研究和教育，從這個意義上說哈同夫人羅迦陵最初的支持功不可沒。華嚴大學所聚集起來的很多僧青年，在本文接下來的討論中還將多次出現。

三、何東夫人張蓮覺與香港華嚴之弘傳

何東夫人原名張靜容，字蓮覺，生於清光緒元年（1875），廣東新安縣人，後嫁與香港富商何東爵士。何張蓮覺幼信佛教、善根早植，¹⁷她對於近代香港地區的佛教事業起過無可替代的推動作用。而她對於民國時期華嚴宗復興的促進，則主要體現在其與華嚴一系的僧人如靄亭、智光等的互動中。



圖 2：前排左一為何張蓮覺

民國十一年時因為香港的善信邀請棲霞山若舜和金山的妙善打佛七，當時鎮江竹林寺的靄亭和尚也應邀幫忙，因此得以與張蓮覺居士有多次見面機會，但當時兩人的接觸尚不密切。民國十二年後，張蓮覺因見南京棲霞山荒涼破敗意圖復興，故每年請棲霞僧眾赴港做水陸法會以補助建設經費。靄亭也幾次同去，故有機會

¹⁶ 智光開辦焦山佛學院等教育實踐，參見拙文，〈智光法師與近代的佛教僧教育〉，《2015 海安觀音禪寺恢復廿週年回顧論壇論文集》，頁 E1- E14。

¹⁷ 呂碧城，〈何張蓮覺居士傳〉，《覺有情》第4卷第11、12號合刊，版9。

逐步深入認識彼此。民國十六年後靄亭接任竹林寺住持，翌年在張蓮覺的支持下籌設了竹林佛學院。民國二十一年靄亭退居後又應張蓮覺之邀赴港主持青海雲蘭若的「青山寶覺佛學研究社」，培育女性佛教人才，這也是東蓮覺苑的雛形。後來何東夫人利用何東贈與其的結婚週年禮物十萬港幣作為經費，在山光道覓址建房，合併了青山佛學研究社和寶覺女義學，正式成立東蓮覺苑。¹⁸

張蓮覺在遺囑中自稱：「予一生篤信佛教，念本港尚無一真正合現代化的永久育才弘法機關，並可憐失學青年女子，思設義學以培植之。唯茲事體大，力與心違者亦既有年矣。前蒙夫君體念予情，先後惠以巨資，剏間東蓮覺苑於山光道，克償所願。」¹⁹而太虛大師對東蓮覺苑則評價甚高，他曾說：「張居士所辦之東蓮覺苑，其規模較祇洹精舍為宏大，即學額與經濟的數量，都超過祇洹精舍，加之對佛法具有深切的信心，善與佛法中各方面的縑素聯絡，其發達影響於中國將來的佛教，必較楊（文會）居士所辦祇洹精舍的成效為尤大。」²⁰

除靄亭外，張蓮覺居士還於 1929 及 1930 年兩度邀請靄亭之師、定慧寺的智光和尚赴港講法。1929 年在港期間，智光居於何氏為其所租之宅，講經則在女子佛學會，費用均由何氏承擔。²¹所談為婦女學佛的問題，講的經為《普賢行願品》，當時香港苦旱已久，開講之日，大雨滂沱，以是聽眾極盛。²²智光於講經圓滿後，著成《婦女學佛緣起》一書。²³原來擬訂的在港一個月講經的期限，因為戴東培夫人與何東夫人的一再挽留而延長。²⁴

張蓮覺居士與智光、靄亭等精於華嚴的僧人的接觸，推動了華嚴教義的研究乃至其在民間的普及。靄亭和尚早年曾隨其剃度師智光法師一同在月霞住持的華嚴大學學習，並跟隨月老在九華山、宜興等地講法，靄亭自稱「由甲寅（1913）以迄今，屈指四載，未曾稍疏法席，……海潮演華嚴二載，曾未一朝缺席」。²⁵靄亭後應張蓮覺之邀長年駐港弘法，1947 年他在香港寫成頗受好評的《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智光在為此書所作的序言中說道：「民初，月霞老法師創華嚴大學於上海哈同花園，俄移杭州海潮寺，皆以教義章為主課，當時苦無註解，乃盡出私

¹⁸ 具體經過參見闕正宗，〈泰州和尚香江佛緣——靄亭和尚與香港佛教〉，《2015 海安觀音禪寺恢復廿週年回顧論壇論文集》，頁 D1- D13。

¹⁹ 靄亭，〈悼蓮覺居士〉，《栖雲文集·附靄亭和尚紀念特刊》，台北：萬行雜誌社，1995，頁 16。

²⁰ 太虛，〈優婆塞教育與佛化家庭〉，《正信》第 7 卷第 13、14 期合刊，1936 年 1 月 15 日，頁 13- 14。

²¹ 智光，〈香港智光法師致仁山法師書〉，《金山法海波瀾》，第 2 期，1929 年 5 月，「函札」頁 3。

²²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頁 312。

²³ 講經內容片段參見智光，〈婦女佛學緣起〉，《金山法海波瀾》，第 2 期，1929 年 5 月，「研究」頁 16-18。智光，〈婦女佛學緣起（續）〉，《金山法海波瀾》，第 3 期，1929 年 8 月，「研究」頁 11-19。智光，〈婦女學佛初步（1）學佛與胎教〉，《慈航畫報》，第 10 期，1933 年 9 月，頁 3。智光，〈女子學佛和世界前途的希望（續第十期）〉，《慈航畫報》，第 11 期，1933 年 9 月，頁 3。智光，〈中華婦女學佛小史〉，《慈航畫報》，第 14 期，1933 年 10 月，頁 3。

²⁴ 智光，〈焦山智光法師上仁山法師書〉，《金山法海波瀾》，第 3 期，1929 年 8 月，「函札」頁 4。

²⁵ 靄亭，〈祭月霞法師文〉，《栖雲文集·附靄亭和尚紀念特刊》，頁 107。

資，向日本請購《續藏經》，方得《復古記》及《義苑疏》兩注。民國六年，月老有在宜興磬山講教義章，從學三百餘人，余與余徒靄亭均隨左右，精勤研究，稍獲門徑。此後，靄亭創竹林佛學院，主講香港東蓮覺苑，深感《復古記》等文字艱深，初學不易了解，乃於弘化之餘，本自己聽講研究心得，參閱有關本章之註疏，使艱澀者通順之，深隱者淺顯之，繁瑣者刪除之，不足者補充之，幾費辛勞，成此集解……」²⁶香港的覺光長老曾評價此書說：「使我們想起唐朝的圭峰大師、宋朝的復庵和尚、淨源法師和清代的續法尊者。這部著作中，把華嚴宗的精義完全揭露出來，而又沒有晦澀難懂之處，對於現代的根機，也非常結合。」²⁷而靄亭之師智光和尚本身也精於華嚴教義，曾寫作《華嚴綱要》一書，可惜毀於日軍的侵華戰爭中。在港弘法期間，智光也曾對民眾宣講華嚴經典。

故此，何張蓮覺作為護法居士，一方面通過資助寺僧、辦理教育，支持了華嚴法系的傳承，另一方面專精華嚴的法師也通過她的因緣將華嚴教義向港人普及。在何東夫人的案例中，不僅女性積極支持了僧人和佛教的發展，同時僧人也反過來強調女性學佛的重要意義，由此形成一種女性居士與僧團互動促進的模式。比如智光法師在港時曾特別就婦女學佛的問題做了講座，並將講稿結集出版（即為《婦女學佛初步》）。他明確表示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包括性別的平等，並強調女性學佛對於整個社會成員的教化意義非凡：「人們要求家庭眷屬、社會國治底清平，必定先要提倡婦女學佛。婦女明白了一心因果的道理，由懷胎而育孩，以及長成，都是正確底教化，不同平常嬌生慣養的，必有超特底訓育。叫他認識人生底因果律，自小兒到長大成人，一朝一晚在家裏，處處以母為習慣，塊塊以母為便宜，一切都賴母以指導的，依照這種母教，自然而然地，生出來底人，就成為高尚的人格了。國裏有了賢母，世上才有良民，家裏有了賢母，方才有好子孫，這是展轉相依，互為緣起的。所以婦女學佛，能達到這圓滿底美果，那成效是實在廣大說不盡了。」²⁸這裡智光看到了女性對於接引家族成員皈依佛法的重要性，事實上在中國傳統社會這種因為家族女性信佛而給僧團帶來人才或資財的案例十分常見。

四、孫立人夫人張清揚與兩岸華嚴之復興

就在哈同花園華嚴大學建立的差不多時候，張清揚居士出生於湖南的一個富裕世家。張居士原名「晶英」，法號「清揚」，1930年時18歲的她從南京匯文女子中學畢業後，在上海與時任黨校新軍和憲警幹部訓練的孫立人結婚。1934年7

²⁶ 智光，〈《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序二〉，靄亭，《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台北：華嚴蓮社，2014，頁2。

²⁷ 覺光，〈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靄亭老法師〉，《栖雲文集·附靄亭和尚紀念特刊》，頁39。

²⁸ 智光，《婦女學佛初步》，《智光大師法彙》，台北：華嚴蓮社，1993，頁67。

月，張清揚在江西南昌夢見觀音菩薩，認為自己「宿世有佛緣，但為紅福所迷」，後寫信給母親和孫立人，打算到深山修行，被兩人勸阻。²⁹1935年回南京，母親送她念珠並教他念佛，但本性活潑的她，當官太太們來時就丟下念珠出去玩了。³⁰同年在浙江寧波附近的五夫駐紮時，被邪風吹到臉部歪斜無藥可醫，原要自殺，後因母親由南京趕來持大悲咒水與其飲用三日而癒。事後母女去普陀山朝聖，答謝觀世音菩薩，張清揚還親自燃臂供佛。³¹1936年，母親到南京棲霞山求受菩薩戒，也帶她去皈依。³²1938年時，清揚居士又在重慶皈依了太虛大師。

張晶英的佛教思想，始自二十六歲師事太虛。她回憶道：

在抗戰期間，湖南失守以後，我和家母遷居重慶，那時大師卻巧在重慶長安寺駐錫。因為家母是忠實的三寶弟子，經過若干年月的耳濡目染，我對於佛法也就發生了誠摯的感情，和極濃厚的研究興趣。由於仰慕大師的道學，在友人的介紹下，我皈依大師了。³³

皈依後張清揚對於三寶十分虔敬，她曾提到：「我們後覺的眾生，應當要信仰佛、要拜佛，我們不但要拜佛，還要拜出家人，因為他是三寶之一，是代表佛陀宣揚教法的，我們既然信佛，就要敬佛法僧，要皈依、要恭敬、要禮拜。皈依是表示內心崇敬佛法的真誠，以及自己已為佛法所化導成為一個新人格，把一個飄泊無依的心靈回歸到大慈大悲佛陀慈懷中。」

她甚至說：

我們對於出家佛教徒，不問有道德，或是沒有道德，甚至犯了佛所禁戒，我們為三寶弟子的人，都要一樣平等的看待，恭敬禮拜，以比丘雖犯禁戒不毀正見，若干年後宿業圓滿，依然能成佛，故我們要學常不輕菩薩：「吾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這是學佛根本的態度！³⁴

民國三十六年春天太虛圓寂，三十五歲的清揚居士雖然臥病，但以新一軍軍長孫立人中將夫人的身分，仍然盡了弟子的責任，如募化《海潮音》之基金，以

²⁹ 釋永芸，〈與孫立人將軍夫人往生前的最後訪談〉，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台北：孫立人將軍紀念館籌備處，1992，頁442-447。

³⁰ 釋永芸，〈最後訪談〉，《中國軍魂》，頁442-447。

³¹ 釋永芸，〈最後訪談〉，《中國軍魂》，頁442-447。孫張清揚，〈我學佛的因緣〉，《中流》第六卷第6、7期合刊，1949年8月30日，頁17-18。孫清揚，〈我為什麼要信佛〉，《人生》第1卷第1期，1949年6月10日，頁9。

³² 釋永芸，〈最後訪談〉，《中國軍魂》，頁442-447。

³³ 張清揚，〈淒風苦雨憶大師〉，《海潮音》第38卷第3號，台北市：海潮音社，1957年2月15日，頁54。

³⁴ 孫清揚，〈婦女學佛應有的態度〉，《人生》第2卷第2號，1950年2月15日，頁9。

及幫助印順法師、李了空及陳靜濤二居士組織太虛大師全書委員會，編印其全集。

35

赴台後，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六月，台灣佛教發生「法難」事件，包括慈航、道源、星雲、了中諸法師在內的數十名僧侶，都被警方拘留。立法委員董正之適去探訪慈航法師，也陪著在警局度過一夜。翌日，董正之到台北，找到李子寬、丁俊生諸居士，同去請清揚夫人出面救援。張清揚多方奔走，半個多月後，被拘諸人始先後獲釋。曾多次受清揚居士支持的佛光山星雲法師³⁶後來評價孫張清揚時說：「對於臺灣佛教今日的蓬勃發展，孫夫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不容抹滅的。」³⁷由此可見清揚居士自幼受家庭環境熏習，青年時皈依佛教，隨後一生護持三寶不懈。



圖 3：孫立人與夫人張清揚

張清揚居士與華嚴宗的聯繫，主要體現在她與華嚴僧人的交往上。對於上文提及的畢業於華嚴大學、又曾與何張蓮覺有過交往的智光和尚，張清揚在大陸時

³⁵ 張清揚，〈淒風苦雨憶大師〉，《海潮音》，頁 54、55。

³⁶ 可參見朱宏源，〈追尋菩薩道：清揚居士修身思想與我國婦女角色重構〉，“2013 東亞佛教思想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2013 年 11 月 8-10 日。

³⁷ 星雲，〈往事百語 6- 有情有義〉。

也早有接觸。據清揚居士回憶，1946年時她因心臟病前往焦山避暑養病三個月，期間因久仰智光老人的道學，曾皈依其座下。智光對張清揚的病情十分關切，曾開藥供其煎服，收效明顯。此外智光還從四大、五蘊、六根、六塵、六識等名相給予張佛法開示。³⁸

智光去台後，與南亭臨時在台北市南昌街十普寺落腳，生活極為清苦。清揚到十普寺探視智老，見他與南亭法師侷促的環境，便邀了幾位有力的護法，請智光老人主七，捐獻了三十兩黃金（折價），但皆為寺方收去，智老並沒有得到，雖然這次法會，智老並沒有受到實惠，但清揚表示，總算也是盡了一片微忱。南亭法師後來購房創辦華嚴蓮社，這成為華嚴宗在台灣最專門和有利的弘傳機構，張清揚也出了力。華嚴蓮社成立後，清揚經常將募集冬令救濟的善款、寒衣，交由蓮社代為發放。³⁹而後來孫立人夫婦的生活境遇有變時，智光並未避之不及，反而堅持在清揚居士每年生日之際奉送一千臺幣。⁴⁰

值得注意的是，張清揚除了積極護持佛教，還以佛法為理論基礎強調女性的作用和地位。比如她曾對八歲龍女成佛的故事加以轉述與證實：起初智積、舍利弗都不相信龍女能成佛，以為龍女有什麼了不得，況且女人有種種障礙，怎麼能成佛！那知龍女忽然間變成男人，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在會大眾天龍八部，人非人等都遙見龍女成佛。智積、舍利弗到了這時候也不敢輕視婦女了，祇有默然信受。⁴¹清揚曾經這麼說：

現在被我們發現了一個最珍貴的史料，世界上最同情我們婦女而提倡男女自由平等最早的，不是文武周公，乃是偉大的釋迦牟尼佛。佛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就開始提倡男女平等及一切眾生平等的運動。並且表揚我們婦女種種的美德，尊重婦女。

在釋迦牟尼佛所領導的新社會運動中，每次都有我們婦女參加。這祇要打開每部經典，都可以看見佛敘述參加大會的名單，總有文殊普賢菩薩、聲聞緣覺、天龍八部、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優婆塞（在家男子）、優婆夷（在家女子），可見佛是世界提倡婦女運動最早的領袖。⁴²

³⁸ 張清揚，〈悼智光上人〉，《智光大師法彙》，頁 448- 452。

³⁹ 于凌波，〈湖南省孫張清揚居士傳(1913-1992)〉，《民國佛教居士傳(下)》，台中：慈光圖書館，2004，頁 242。

⁴⁰ 張清揚，〈悼智光上人〉，《智光大師法彙》，頁 448- 452。

⁴¹ 孫張清揚，〈婦女學佛應有的態度〉，《婦女學佛應有的態度》，台北市：人生月刊社，1950，頁 2-3。

⁴² 孫張清揚，〈婦女學佛應有的態度〉，《婦女學佛應有的態度》，頁 1-2。

她總結說：「也可以說婦女參加社會運動最早的結團，就是釋迦牟尼佛所領導的新社會運動，」「祇有釋迦牟尼佛纔是我們婦女真正領袖，釋迦牟尼佛在種種方面幫助我們婦女解決了許多家庭的問題。」⁴³

由此可見，智光法師在香港講解婦女學佛問題尚是以出家人身份進行的說教，而到孫張清揚時她已經能夠自己從佛典中闡發和挖掘女性的性別意識，並主動提出婦女應該在佛教事業中擔起重任：「出家的大德我不敢說，我希望今後的在家同道，尤其是女同道們，對於佛法要下一點工夫，不是一皈依就算了事的。」她強調在本身的方面，女同道要有相當的修持；在佛教方面，則要盡到外護責任；在社會救濟方面，對弱勢群體應應該給予他們同情和幫助，「這是人類的同情心，也是佛教徒的責任感」。⁴⁴正是這種宗教虔敬感和責任感使得張清揚能夠成長為佛門的大護法，尤其是赴台後她對台灣佛教的影響力不容低估。而智光、南亭、了中等僧人的生活及華嚴蓮社的發展自然也頗受清揚居士的護持。

結語：女性居士與華嚴宗法

佛教與性別的問題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之一，佛教教義如何看待女性以及女性對佛教發展有何影響是其中關注度很高的議題。而居士佛教的興盛又是近代佛教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本文的寫作將這兩個議題結合，以羅迦陵、何張蓮覺、孫張清揚這三位生活於近代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佛教居士的信仰和實踐為例，討論女性居士與民國佛教尤其是華嚴宗的互動關係。

本文認為近代女性居士對華嚴一宗發展之貢獻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經濟支持，比如羅迦陵為華嚴大學提供場地和資金，何張蓮覺為靄亭創立竹林佛學院提供資助、設立東蓮覺苑請靄亭住持，孫張清揚供養智光、南亭等僧人並支持華嚴蓮社活動。二是間接推動華嚴思想的研究，女性居士們雖沒有鑽研華嚴教義，但通過護持僧人促進了近代華嚴研究的發展。比如華嚴大學的草創聚集了幾乎近代所有華嚴尊宿，月霞、應慈、常惺、智光等人後來皆有華嚴論著留世；又如靄亭的《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就是在香港青山完成的。三是向民眾信徒普及華嚴思想，比如何張蓮覺曾邀請靄亭、智光等人附港講經或做法會；又如孫張清揚邀請智光、南亭等人在台住持佛七。

同時本文認為，女性居士與華嚴僧人互動的另一面向是僧人也強調婦女修習佛教的重要性，從而又反過來鼓動或提高了女性參與佛教實踐的積極性。比如智光作《婦女學佛初步》就強調了男女的平等甚至凸顯了女性的重要性，而張清揚更

⁴³ 孫清揚，〈婦女學佛應有的態度〉，《人生》第2卷第2號，1950年2月15日，頁8。

⁴⁴ 張清揚，〈從佛法的興衰說起〉，《菩提樹》，台中：菩提樹雜誌社，頁14。

是自覺意識到作為女信徒，應當積極修持、護持三寶，而非一皈依就了事。僧人與女性居士間的良性互動對提高二者在社會上的地位皆由益處，而如羅迦陵後來作出輕慢出家人的舉動，造成二者關係緊張，則並不可取。

當然，近現代的精英女性居士絕不止本文討論的這幾位，但以上三位非富即貴的女性居士與近代佛教史上的華嚴團體和僧人均發生過直接密切的聯繫。我們或許無法說這幾位女居士對華嚴宗的佛法有超乎他宗的特別興趣（比如羅迦陵的教育水平有限，未必對華嚴有特殊興趣，甚至對整個佛教的思想部份都未必有興趣。她與宗仰等僧人過從甚密，⁴⁵其密切程度遠超過與月霞等華嚴僧人的關係。又如張蓮覺除了與霽亭、智光等可被列入華嚴宗的僧人⁴⁶有過交往，也與棲霞山及若舜和尚關係密切。⁴⁷再如張清揚雖然與智光、南亭早有交往，但在台灣時與星雲的來往可能更多⁴⁸），但至少可以說，近代華嚴法脈和僧人的傳承、發展頗得益於這些居士的護持。即便在今天台灣專弘華嚴宗法的華嚴蓮社，女性信眾依舊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客觀地說，我們必須看到近代的女性居士真正對於華嚴乃至整個佛教思想有深入興趣或研究的，畢竟還是少數。大多數居士支持佛教、護持三寶是出於功德的積累，這相當程度上是受限於當時婦女受教育程度的低下。但是隨著這種狀況的改變，女性居士或是比丘尼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當代佛教實踐中，而參與的方式也變得更為多樣，比如辦理教育、學術研究等活動幾乎成為所有稍具規模的佛寺或團體都重視的內容。就華嚴宗的情況，當代台灣的華嚴蓮社、華嚴專宗學院中比丘尼的研究和弘法活動就是顯著的案例。如何進一步深入經論，發掘女性與華嚴思想的深層關係，⁴⁹繼續攝化更廣大的信眾群體，形成僧俗良性的互動模式，是值得進一步考慮的議題。

⁴⁵ 參看沈潛，《出世入世間：黃宗仰傳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⁴⁶ 于凌波即把月霞、應慈、智光、南亭等人例如華嚴宗作介紹，參見氏著，《民國高僧傳初編》，台北：圓明，1998，頁233-292。

⁴⁷ 參見朱潔軒，《棲霞山志》，香港：鹿野苑，1962，頁96-106。闕正宗，〈泰州和尚香江佛緣——霽亭和尚與香港佛教〉，《2015海安觀音禪寺恢復廿週年回顧論壇論文集》，頁D1-D13。

⁴⁸ 張清揚與星雲的互動，參考朱宏源，〈追尋菩薩道：清揚居士修身思想與我國婦女角色重構〉，“2013東亞佛教思想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2013年11月8-10日。

⁴⁹ 例如對《華嚴經》中善財童子所參訪的十一位（一說十二位）女性善知識進行研究，見海明，〈華嚴經上的女權〉，《佛教女眾專刊》第1卷第1期，1937，頁26-32。釋永明，《佛教的女性觀》，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此外學者多從各宗派的經論挖掘佛教性別觀，因此討論華嚴宗的女性觀亦可與其他宗派研究進行對話。

附錄：

華嚴大學簡章

一宗旨 本校以提倡佛教、研究華嚴兼學方等經論、自利利他為宗旨

二名稱 本校正習華嚴，附習方等經論，定名華嚴大學

三地址 本校設在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花園內

四課程 分三年講習

第一學年

正班（分七科）

甲讀經 華嚴教義並普賢行願品方等維摩經

乙講經 唐譯華嚴經

丙講論 華嚴著述

丁講戒 四分戒本

戊脩觀 坐禪習華嚴宗諸觀行

己作文 發揮華嚴經義

庚習字 學習大小楷書

預班

甲讀經 同前

乙講經 同前

丙講論 大乘起信論八識規矩等並講戒律

丁閱法數 賢首法數等

戊學觀行 坐禪習華嚴五蘊觀及諸觀等

己習文字 翻譯名義集等

第二學年

正班 同前

無預班

第三學年

正班 同前

五學費 分四種

甲學費 本校資給

乙膳宿費 同上

丙經書紙墨等費 同上

丁醫藥費 同上

六入學資格 具左列四種資格概許入學

甲 出家人住過禪堂品行端嚴無諸嗜好者，在家人具有居士資格者

乙 文理通達能閱經疏者

丙 年二十歲已上至三十五歲

丁 無分中外遠近地域

七入學介紹 分二種

甲 本埠政商學界諸君為本校所認識者

乙 本埠各寺住持為本校所認識者凡有志來學者具前項之資格由已上二種人具介紹書來校經本校許可均可得入校研究

八學額 分二種

甲 住堂

子正班 四十二名

丑預班 十八名

乙 附學

凡志切研究勢難住堂者仍許走聽作為附學不定額數

九年期 分二種

甲 脩業年期 本校定三年為一脩業年期

乙 學期 每半年為一學期

十休假 分三種

甲 例假 本校依世界通例六日脩業一日休沐惟不放寒暑等假

乙 特假 四月初八日 十二月初八日

丙 病假 凡生徒有病得由校長請假入病堂調治

凡假期但許在校舍休息不得出外遊走

十一考試 分四種

甲 常考 每星期行之

乙 月考 每月終行之

丙 期考 每半年終行之

丁 大考 三年脩業期滿行之

十二獎罰 本校立有各種規則凡屬生徒理應遵守，如行檢純正脩業勤者由各教習記錄分數至月考期考之日總結分數多寡以驗進退，優者酌予獎勵，有過者扣除示罰

甲 獎勵分二種

子 語言獎勵

丑 實物獎勵

乙 懲罰分二種

子 言語懲罰

丑 扣分懲罰

十三畢業 佛學無有止境，本無畢業可言，今依俗例定三年為一條業期滿說為畢業屆時考試合格者發給文憑薦往諸方傳教其不及格者留堂補習一年再行試演仍補給文憑以昭造就

十四附章 右簡章十三條自開校之日為始按章實行倘有應當修改之處仍於臨時再定

華嚴大學課程時間表⁵⁰

課程	春秋時間（立春起立夏止，立秋起立冬止）	夏時間（立夏起立秋止）	冬時間（立冬起立春止）
坐禪習觀	早三時起	早三時起	早四時起
早膳	五時半	五時	六時半
講論	七時半	七時	八時
讀經	八時半	八時	九時
溫習	九時半	九時	十時
午膳	十一時	同	同
坐禪習觀	十二時	同	同
華嚴正	午一時	同	同
又	二時	同	同
溫習	三時	同	同
自由運動	四時	四時	
放養息	五時	五時	四時
晚膳	六時	同	同
坐禪習觀	七時	同	同
讀誦溫習	八時	同	同
又	九時	同	同
放養息	十時	九時半	十時
每逢星期上午洗衣沐浴下午作文			

⁵⁰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叢報》第10期，1914年3月15日，“紀事”頁6。

參考書目（按首字拼音序）：

- Jessup, James Brooks. "The Householder Elite: Buddhist Activism in Shanghai, 1920-1956," Ph.D. disser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0.
- Kiely, Jan. "Shanghai Public Moralism Nie Qijie and Morality Book Publication Projects in Republican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 36 (2011): 4-22.
- 靄亭，《栖雲文集·附靄亭和尚紀念特刊》，台北：萬行雜誌社，1995。
- 常惺，《賢首概論》，《常惺法師集》卷一，頁 1- 22。
- 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 凡鳥，《海上迷宮：哈同花園秘密》，上海：中央書店，1947。
- 佛因，〈戴季陶先生之學佛因緣〉，《香海佛化刊》第 1 期，1932，頁 39。
- 〈附錄：羅迦陵女士傳〉，《新民叢報》，1903 年，頁 1397- 1398。
- 海明，〈華嚴經上的女權〉，《佛教女眾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7，頁 26- 32。
- 何建明，〈略論清末民初的中國佛教女眾——兼與鄭永福、呂美頤先生商榷〉，《佛學研究》1997 年，頁 203- 209。
- 侯坤宏，〈太虛法師與蔣介石〉，《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6 年第 5 期，頁 126- 132。
-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叢報》第 10 期，1914 年 3 月 15 日，“紀事” 頁 1- 5。
- 闕正宗，〈泰州和尚香江佛緣——靄亭和尚與香港佛教〉，《2015 海安觀音禪寺恢復廿週年回顧論壇論文集》，頁 D1- D13。
- 康豹（Paul R. Katz），〈一個著名上海商人與慈善家的宗教生活——王一亭〉，巫仁恕、林美莉、康豹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頁 275-296。
- 李恩績，《愛儷園夢影錄》，北京：三聯書店，1984。
- 李軍，〈近代上海名園愛儷園考辨——以黃宗仰有關愛儷園的佚文等材料為中心〉，《史林》2014 年第 3 期，頁 1- 9。
- 李玉珍，〈台灣戰後崛起的優婆夷典範之群體意涵〉，《玄奘佛學研究》2014 年第 21 期，頁 97- 130。
- 呂碧城，〈何張蓮覺居士傳〉，《覺有情》第 4 卷第 11、12 號合刊，版 9。
-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
- 邵佳德，〈智光法師與近代的佛教僧教育〉，《2015 海安觀音禪寺恢復廿週年回顧論壇論文集》，頁 E1- E14。
- 沈寂，《上海大班：哈同外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 沈潛，《出世入世間：黃宗仰傳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釋永明，《佛教的女性觀》，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

〈史傳：羅迦陵女士傳〉，《鷺江報》，第 28 期，1903 年，頁 19。

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台北：孫立人將軍紀念館籌備處，1992。

孫張清揚，《婦女學佛應有的態度》，台北市：人生月刊社，1950。

孫張清揚，〈婦女學佛應有的態度〉，《人生》第 2 卷第 2 號，1950 年 2 月 15 日，頁 9。

孫張清揚，〈我學佛的因緣〉，《中流》第六卷第 6、7 期合刊，1949 年 8 月 30 日，頁 17-18。

孫張清揚，〈我為什麼要信佛〉，《人生》第 1 卷第 1 期，1949 年 6 月 10 日，頁 9。

太虛，〈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正信》第 7 卷第 13、14 期合刊，1936 年 1 月 15 日，頁 13-14。

太虛，〈雲南追悼會講詞〉，法空編，《常惺法師集》卷六，2014，頁 5-6。

唐忠毛，《中國佛教近代轉型的社會之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于凌波，《民國佛教居士傳(下)》，台中：慈光圖書館，2004。

于凌波，《民國高僧傳初編》，台北：圓明，1998。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張清揚，〈從佛法的興衰說起〉，《菩提樹》，台中：菩提樹雜誌社，頁 14。

張清揚，〈淒風苦雨憶大師〉，《海潮音》第 38 卷第 3 號，台北市：海潮音社，1957 年 2 月 15 日，頁 54。

張瓊林，《洋場迷宮：上海哈同花園見聞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張聖慧，〈十五年來世界佛教之曙光〉，《海潮音》第 16 卷第 1 號，1935 年 1 月 15 日，頁 59。

智光，〈婦女學佛初步（1）學佛與胎教〉，《慈航畫報》，第 10 期，1933 年 9 月，頁 3。

智光，〈婦女佛學緣起〉，《金山法海波瀾》，第 2 期，1929 年 5 月，“研究”頁 16-18。

智光，〈婦女佛學緣起（續）〉，《金山法海波瀾》，第 3 期，1929 年 8 月，“研究”頁 11-19。

智光，〈《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序二〉，靄亭，《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台北：華嚴蓮社，2014，頁 2。

智光，〈焦山智光法師上仁山法師書〉，《金山法海波瀾》，第 3 期，1929 年 8 月，“函札”頁 4。

智光，〈女子學佛和世界前途的希望（續第十期）〉，《慈航畫報》，第 11 期，1933 年 9 月，頁 3。

智光，〈香港智光法師致仁山法師書〉，《金山法海波瀾》，第2期，1929年5月，“函札”頁3。

智光，《智光大師法彙》，台北：華嚴蓮社，1993。

智光，〈中華婦女學佛小史〉，《慈航畫報》，第14期，1933年10月，頁3。

朱宏源，〈追尋菩薩道：清揚居士修身思想與我國婦女角色重構〉，“2013東亞佛教思想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2013年11月8-10日。

朱潔軒，《棲霞山志》，香港：鹿野苑，1962。

